

生活之一頁

生 活 之 一 頁

茅 盾 作

新 華 出 版 社

一 九 四 七 年

目 錄

一	房東太太	一
二	房東先生	九
三	「君的書籍下落如此	一六
四	又一個房東太太	二二
五	時間怎樣消磨？	三一
六	駝鳥一們的恐慌	二八
七	「好」消息與壞消息	四三
八	「巷戰」——但也是「尾聲」	五〇
九	再囑	六〇

一 房東太太

砲聲才響了兩天，房東太太的態度就有了變化。

十日傍晚，那位「二太太」對我們說：日本兵已經到了彌敦道，馬上就會過海來，這邊馬上要扯白旗了；九龍方面殺了許多抗日份子。「二太太」的話很不好懂，但在這樣簡單的「事實」報導中，所有其他懂不很準的語句，由於她的表情，更由於昨天發生的小插曲，立刻讓我們意會到了：她在恐嚇我們，在暗示我們趕快搬走，免得連累了她們這一家「高等華人」！

「二太太」這些「消息」，據說是銀行方面來的；「二太太」的丈夫本來是香港某大銀行廣州分行的經理，日本人進了廣

州以後，這家分行收歇了，「二太」回到香港「息影家園」，同時還掛着個頭銜：廣州分行清理專員，據說在德輔道該行總行的大廈內還有一間小房，是作爲他辦公用的。憑這一切，「二太太」自有理由要我們無條件地相信她所說的這些「消息」，而且自然更有理由自「她這一家絲毫沒有「抗日」嫌疑，日本人一定不會難爲他們，因而也就後悔不該有我們這幾個房客。

也許「二太太」最爲痛心的，是在昨天方始「發見」了我們這幾個人的「危險性」。誰要說這位「二太太」不够精明，那就太不公平；然而，到底是五十左右的「二太太」了，有些事情就超過了她考慮的範圍。九個月前，當S大姐看定了這「餘屋」，而且和我們（我和C君）合伙租下來的時候，「二太太」大概考慮到一些都市裏常有的「意外」，所以說要「舖保」；但在

我們說「鋪保」有的是，你們要什麼有什麼，而且和「二太太」的先生當面談了我們是做什麼的（我們坦白告訴他：我們是以著作爲職業的），先生也覺得我們不是「歹徒」，也就放心了。可是，「寫書的人」也藏有「危險性」，却非「二太太」夢想得到，所以昨天發生的小插曲，在「二太太」一定有不幸而又幸焉的感覺。

昨天，房東的一個女親戚，「避難」來了；天曉得這位二十多歲的女人是幹什麼的，但她不但能講上海話，且有一雙「內行」的眼睛。她一來，就看出了我們這班「寫書」的人是抗日份子，立刻就慫恿「二太太」偷偷地檢查了我們攔在女僕房內（那在地下的一層）的一隻裝滿了舊信件和底稿的籐包。這一切，我們都不知道。到了下午二時頃，一個炸彈掉在山下附近，震破了

房東的玻璃天棚，聲音大的可怕，當時大家不明就理，都躲在那地下的一層去，於是在破爛的舊傢具之間，我們第一次看見房東的這位新來「避難」的女親戚。這位時髦的年青女人打起上海白和我們攀談；她誇張了東洋兵的厲害，說香港旦夕不保，又說東洋人如何「有理性」，從不難為和平的老百姓；可突然，話頭一轉，問我們道：「你們認識郁達夫先生麼？他在那裏？」

我們覺得沒有把真情告訴她的必要。然而她自說曾經和達夫相識，又說見過魯迅。我們聽了也不追詢。我們覺得追詢也是多餘的。然而我們也預感到這屋子裏的事不很簡單了。

因為有過這小小的插曲，當「二太太」十分「好意」地把她得自銀行方面的一嚴重「消息鄭重其事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們自然能夠「意會」到她的弦外之音是什麼了。她總算沒有正式下

逐客令。這是她看在三十六小時前我們剛預付了一個月房租的面子。而且我們也不能不讚美她的厚道，因為她倒底只求免於「連累」而已，並沒想到將我們出賣。

於是我們不得不馬上找個地方來住了。在這時候找房子，原不是容易的事，何況我們更有一層困難，即同住的C君早幾天害了痢疾，到九龍就醫，此時尚無音訊。原住九龍的朋友們大多數搬到香港來了，可是他們都不明白C君的下落。我們即使找到了新的住處，也不能不等待C君回來搬走。我們把這理由告訴了「二太太」讓她安心，同時我們也使整理行裝。這當兒，我們發見我們那擱在女僕房內裝滿了舊信札和底稿的籐包已經空空如也了。

「二太太取去，統統燒掉了！」女僕這樣回答我們的質詢。

當然，這一些撈什子，除了付之一炬，恐亦別無善法；但竟勞一二太太一費神，且不通知我們一聲，我們聽了唯有苦笑。

但是，苦笑尤勝於哭不得笑不得。我們剛回到自己房裏，「二太太」就光降了。咕咕刮刮說了半天，我們明白個大意：她要知道C君在那裏，而C君房中（這又是某刊物的編輯室）的兩書架中西書籍又將如何處置？「這個，我們自會辦理，請您不必操心。」——我們直捷了當回答她，然而她小滿意，轉身出去，立即帶了個「翻譯」又進來了。這一「翻譯」便是那「難避」來的女親戚。據這位「翻譯」說：外邊風聲很緊，日本人隨時可以衝到這一帶來，那時候，C君這些抗日書籍便會害人，所以「二太太」要我們立刻想法消滅這些「禍根」。我們對她們解釋：不要緊，日本人不會來的這樣快，而且即使日本人來了，C君的中西

書籍只有極少幾本稱爲「抗日」，大部份都是普通的國際問題參考書。可是「二太太」無論如何不肯相信。「翻譯」又說：那麼多的書，燒也不好燒，那會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非要我們立刻把這些書籍搬出她的屋子不可。「搬出去揀在海裏就得了，」

「翻譯」輕描淡寫說。

房東太太這一手，真叫我們啼笑兩難了。我們怎麼可以不得C君的同 就搬動他的書籍，而且搬又搬到何處去？難道當面撩在海裏麼？

着了無數口舌——懇求和解釋，「二太太」居然發了善心，不再堅持原來的主張，但有一條件：我們如果要搬家，必須先告訴她。這是什麼意思呢，從希望我們快走轉變爲不願意我們走了！「二太太」還不是那樣有心機的人，然則又是那位女親戚在

幕後劃策罷？我們也沒有工夫去猜想，當前的第一要務是找到C君。這一天敵人從九龍打來的炮彈都落在皇后道東端，而從我們的住所（在半山，堅尼地道）到中環去，必得經過這危險的落彈區域；可是我們仍然出去了。沒有找到C君；但幸而遇見了抬扶C君的某青年，知道C君業已平安過海來了，病卻沒有好；但不幸的却是我們不能在戒嚴時間以前趕回自己的住所，只好在朋友們剛剛找得的一個新住所過了一夜。

朋友們警告我們：舊住所不能再獸下去了，不但因為敵人的第五縱隊已在到處活動，而且房東的女親戚也頗可懷疑。朋友們的關心很銘感，但是我們不能不回去。C君的書籍得設法安排，而我們自己的衣物也不能不取點出來應用。

誰知道這一回去，幾乎惹出事來。

二 房東先生

我以為應當約略介紹一下我們的房東先生。對於這位可憐的老人，我的印象始終不太壞。說他「可憐」，當然是我的看法，但老人自己恐怕也有這樣的感覺罷？

第一次和他見面時，就是我們租定了他的房子的一天。看相不過六十來歲，健談，腰桿筆直，走路毫無龍鍾之態，臉色也還紅潤；但實際上他有七十多歲了。年青時在美國住過十多年。

我猜想他也許還是生長在美國的，而今七十多歲了，他掙得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產，這住房是自己的，雖不怎樣大，却還精緻，附有小小花園，而在香港仔附近他還有一所較大的洋房，租

給洋人在住。家裏人不多，除了那位「二太太」，就只有一位大太太；也是七十多歲了。人很和善，看相比她丈夫老得多，以至我們最初誤以爲是這家的老太太。據說有一子，到美國去了幾年，不久可以回來。談起這位少爺時，老人很謙虛地說：年青人談不上什麼本事，回國後也不一定能找得職業，——搖着頭慨歎地加一句：「現在做事也不容易呵！」這位少爺是學經濟的。

房東先生住在樓上，不大出門，交游似乎也不多。一星期內有這麼兩三次他衣冠楚楚地出門去了，那是到銀行去辦理他分行經理任內的清理事務。從門口到馬路上約有里把路，要下一個坡，這當然是很整齊的石級，但最高的一段相當陡，房東先生每次回家來走完那石級到得自家門首便很累了，女僕聽得電鈴響去拉開了鐵柵門，房東先生一進來似乎連走十來步到他那佈置得

很體面的客廳去的力氣也沒有了，一屁股便坐在鐵欄門口那張平常是男女僕人們坐的藤椅內，脫下草帽來當作扇子慢慢地扇着。在這樣的場合，他看見了我們，每每打個招呼，寂寞地一笑，便用英文說：「啊，好麼？天氣不錯。」却又自言自語道：「嚟，累啊，老了，不中用了！」我們的粵語簡直不成，房東先生的國語也不高明，因此他選擇了英語和我們談天。他喜歡談談戰爭和國家大事。對於廣州淪陷的慘痛，他印象很深。他以「說不得」三字表示了他的憤慨。但他相信日本人終必失敗，因為——現在他們是和中國交手，將來他們可就要和美國人交手了！」使我們感覺意外的，置業在香港的他却大提到英國人。

「將來少爺回國時就在香港做事罷？」有一次談到他的少爺時，我們這樣問他。

「不！」他搖了搖頭正色回答：「年青人應當到內地去。香港這地方不好。」

而他這話確是真話。蘇德戰爭爆發後不久，他的少爺回家了。初回來時，我們簡直不覺得，他的房間就在我們那間房的樓上，可是一點聲息也沒有，就同從前空關着一樣。等到我們知道有他，而且看見他時，他已經決定要到韶關廣東省銀行去做事了。這位少爺似乎也沒有什麼嗜好，除了跳舞；而這，房東先生大概是不喜歡的，因為每次少爺去跳舞了，「二太太」一定要派一個女僕守在大門口等候他，爲的恐怕電鈴的聲音會驚醒了樓上的老父親。這位少爺就是「二太太」生的。

房東先生自奉頗爲儉省。我們初住進去時，看見「二太太」飼養的大批小雞，以爲他們留以自用的。後來才知道不然。「二

太太一把小雞餵大了要出賣。這是「二太太」的生產事業。不幸技術不精，雞羣發生了傳染病，這就把將病未病的拳頭大的五六隻宰來自家吃了。但當他們的少爺回來而又去曲江以後，我們却看見每天中午有一個英京酒家的侍者提了菜盒送菜來。我們的女僕報告我們說，這是房東先生吃的，房東先生病了，醫生說要吃得好些，家裏自備不及零叫經濟，「二太太」想出了這一個辦法。一個月後，房東先生進醫院了，那時我們才知道他的病是膀胱積石，並且據說六七年前生過這同樣的病，用過手術，取出了積石，現在是第二次，而且已有半年之久，最近實在疼的難熬，只好再開第二次的刀。

房東先生住醫院的時候，留守在家裏的，就只有七十多歲的大太太了。這位和善的老婦，每天早晨唸佛燒香，等候那從醫院

裏探視了回來的女僕，悄悄地問長問短。在這些日子裏，做房客的我們開始深深感到這位房東先生的身世委實淒涼，同時也想到他既病而未進醫院的時候還能那麼鎮靜自在，把唯一的兒子遠送去了曲江，——這又不能不使我們欽佩這位老頭兒性格的堅強。

打聽房東先生的病況，於是也成了我們每日的功課。據說手術經過尚稱良好。然而到底有了年紀，復原需要相當時間。太太告訴我們：可以回家過中秋。但是直到重九既過，房東先生方才出院，帶回來兩顆雞卵大小的積石。驟見了這兩枚總有六七兩重的東西，我們感得上聳。然而房東先生的面色却使我們安心。除了稍稍瘦些，他還跟從前一樣。他自說還有點兒燒，「可是，醫院費太貴，還是回家來養罷。」